



身是眼中人：讀《回首一笑七十年》

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| 李明書



回首一笑七十年

鄭佩佩著／香海文化／201702／414頁／23公分／420元／平裝

ISBN 9789869311250／783

* 浪滔人間七十年

人為何來到世間？簡單的問句，開啟古今哲人不曾停歇的追尋與思索。鄭佩佩說：「我們來，是為了修行。」從繁花盛景到洗淨鉛華，在次次掌聲謝幕後，歸零、重出江湖、告別又再次粉墨登場。剝除明星風光的表面浮象，那些走過卻從未著意的履痕，是一點一滴滲透磨揉出來的人生。鄭佩佩平順地接受難關，在起落間成全容納他人，把種種考驗調和成清澈的生命色調。滔滔歲月七十年，回首過往，自己依然是芸芸眾生的一人，而她的人生修行，在愛恨得失間，學到的是生死、輪迴與因果。

* 可憐身是眼中人

一九四六年生於上海，母親是外室，父親被下放勞改，身為「反革命家屬」的鄭佩佩只能改隨母姓與父親劃清界線，大時代的悲劇帶給她一個不會笑的童年。中學時代母親一通電話命她前往香港，從此與上海美好的女中歲月告別。抵港後進入南國實驗劇團，開始代表邵氏公司參加各種表演，第一部電影趕上女扮男裝熱潮聲名大噪，爾後又透過武俠片開創演藝事業高峰。身為家喻戶曉的邵氏演員，又是第一代武俠女星，在事業如日中天時鄭佩佩選擇息影，遠赴美國嫁做人婦，負起傳統對女子的期待——傳宗接代，然而十九年的婚姻只為圓一個使命：生兒子。

移居美國的鄭佩佩並非只做個單純的主婦，家務育兒外，鄭佩佩教跳舞、開零售店、甚至做過房地產，更在洛杉磯創辦華語電視，因為自覺有責任要帶領華人尋找自己的根。在一次帶著電視台新聞組採訪華人移民美國一百週年活動時，聽到華裔女星主持人說：「一百年前華人來到美國，是為了求生活，所以一個個都表現得非常謙卑，忠厚老實，彬彬有禮，這是美國人一直以來對中國人的印象，突然之間現在的新移民用一大摞的現金來美國買房子，完全是一種不可一世、目中無人的樣子，是美國人所不能接受的。」鄭佩佩認為在美華人並非逆來順受的

無聲群體，也看出美國人對身為少數族裔的貶低與排擠：「我想他們美國人的想法，也是很多現代的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。」由此升起的使命感推動她拍攝《繼往開來》紀錄片，從夏威夷開始，到北加州又轉往東部，一一尋找華工在移民美國生活的血淚。

不計成本的拍攝結果，讓「不在同一條線上」的丈夫更難容忍，十萬美金成為兩人離婚的條件。這個沒有任何政府或財團補助的華語電視台最終宣布破產，鄭佩佩的境遇亦如是，中年失侶毫無奧援。當事業和婚姻到了頭再無轉寰餘地，只能和神神鬼鬼打交道，燒錢唸咒求過關。

* 在戲裡輪迴

鄭佩佩最為人周知的身份是影視明星，身處五光十色的演藝圈，日日都有臉孔輸入輸出，在銀幕前不間斷地展示切換，用青春美觀做為商品，成為一道道映入觀眾眼簾的風景。原本天天笑在一起、哭在一起的至交，隨著試鏡、配戲一分高下，再也不是什麼話都能分享的死黨，幕前幕後交織的人情人債，透過隱而未顯的筆觸，記錄了演員們在各個劇本裡快速替換的人生。影星們在這部戲中扮演父女，到了另部劇裡卻成為情人，如同一世到下一世的輪迴，角色關係不斷聚合改變，重複又重複地出現。鄭佩佩疑惑地自問：「扮上裝演的是戲中人，卸了裝又演回自己。在霎那間，突然迷惑起來。哪個是戲中的我，哪個是我演的戲？」自我和角色人物之間，最怕散戲謝幕後，怎麼也卸不了裝。不論演戲或人生，鄭佩佩認為，要對所有自己做過的、演過的一切負起因果責任。

著名女星林黛自縊身亡，衝擊著當時二十歲不到的鄭佩佩，年輕時候放不下天長地久的執念，隨著流掉的四個孩子、告別至親家人，到為大導演胡金銓、岳楓、羅維、何夢華等人送終，鄭佩佩終究在死別裡看透，體認到自己之所以兜了一大圈，從結婚息影到離婚又重返演藝圈，是因為和演藝圈的未了緣——為栽培過她的人送行，明瞭無常是人生的必然。

重出江湖的鄭佩佩以《唐伯虎點秋香》的華夫人復出，《臥虎藏龍》則帶她進入國際影壇，接著投入更多電視劇演出，《楊門女將》的佘太君、《馬永貞》的馬大娘、《方世玉》的五梅師太……等膾炙人口的作品，電視劇組給了鄭佩佩家的感覺，更能體會「演過的每一部戲，也都是在反映人生」。

* 婚姻裡的修行

做為專業的演員，鄭佩佩對於人生裡各階段角色十分敬業，將戲裡豪氣干雲的俠女情義，延伸到戲外現實人生。婚姻裡，她是最傳統的女人，執著地要替三代單傳的夫家生個兒子，為此經歷懷孕八次流產四次，讓自己淪為生產機器。然而《回首一笑七十年》提及前夫原文通，字裡行間冷靜如若敘述他人故事般，看不出怨，倒是有自責地悔：「我以為自己很偉大，就算



他出差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，我一個人也可以好好帶孩子，好好地生活，不用他來擔心，不會給他增加任何麻煩。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在他的感覺裡，我表示他是多餘的，沒有他我照樣可以生活得很好。」童年失怙又身為長姊，自然肩負起小媽媽的角色，但這份好強無助於讓婚姻美滿，即便竭盡心力：「任何事只需他開口，我就會當聖旨一樣執行」，順從與體貼也無法為自己贏得家中的角色地位。生養教育孩子樣樣親力親為，但規矩是夫家定的，唯一的選擇叫做遵守，典型傳統窠臼裡的犧牲奉獻，卻只能換來不對等的尷尬境地。

鄭佩佩真正的包袱是自己立下要為單傳的原家生下兒子的任務，因為個性使然，下定決心一定要辦到，目標完成後終於可以大展拳腳，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——在美國創辦「華語電視」。即便鄭佩佩不忘加倍扮演好妻子、好母親，但這份理想還是種下她與前夫離異的根。

* 在黑暗中看見佛光

在工作的機緣下，鄭佩佩隨攝影小組紀錄西來寺在美國洛杉磯的落成，因而與星雲法師結識。與佛光山洽談將《星雲禪話》放到自己主持的新聞節目中，也逐漸對佛教有正確的認識。皈依三寶後，生命的困頓並未因此解除，甚至一度三餐不繼，在母親的勸說下前往澳洲，在南天講堂裡真正接觸佛教。在這段禮佛誦經的時光中，鄭佩佩忘卻世間的煩惱，希冀出家進入佛學院，卻遭到星雲法師的拒絕。

佛光山的弘法並非空泛的消極避世，「人間佛教」是身體力行的世間修，星雲法師要鄭佩佩利用自己的長處為社會貢獻。從一開始的抗拒與不甘，到體悟當「以出世精神來修入世行」，鄭佩佩的思考已然翻轉。隨著星雲法師允諾其可以在香港佛香精舍掛單，解決居住問題後，鄭佩佩便無後顧之憂地以香港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重返演藝圈。生活考驗未曾停歇，演戲、錄廣播、參與外國電影甚至參加真人實境秀、舞臺劇……等，人生事業第二春裡她從頭學、重新過。

* 回首笑看眼中人

本書描述人生旅程的大起大落，字裡行間充滿平靜的力量，文字語言溫潤如玉，一代俠女的簡樸真誠，表現在從心之年的豁達大度。對於逼近「超高齡社會」的臺灣而言，也許七十多歲的鄭佩佩並不算「很老」，然而時光亦步亦趨的流逝，寫成一道道皺紋交織的荒徑，俠女佩佩面對真實，面對老去的豐美與空虛，並要自己永遠做個有用的人。

王國維〈浣溪沙〉有言：「偶開天眼覩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人」，鄭佩佩在戲裡戲外看遍紅塵萬丈、生老病死，亦曾自憐身為苦難眾生的一員。透過佛教與書寫，找到了自己的「心」，不論痛苦艱難或是輝煌燦爛，知道自己為何而活，生命便能安頓。